



清华国学丛书

海路与陆路

刘迎胜 著

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

*Maritime and Continental Rout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海路与陆路

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

Maritime and Continental Rout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刘迎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刘迎胜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

(清华国学丛书)

ISBN 978-7-301-18195-9

I. ①海… II. ①刘… III. 东西文化-文化交流-中古-文集
IV. ①G1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2403 号

书 名: 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

著作责任者: 刘迎胜 著

责任编辑: 陈 甜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195-9/K · 073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三河市富华印装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 × 1240mm A5 12.5 印张 240 千字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清华国学丛书》总序

在现代中国,“国学研究”就其内容而言即国人对于中国文化之研究。中国文化有几千年连续发展的历史,中国文化的体系博大精深。经过百年来与外来文明的融汇,中国文化不断实现着新的发展与更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全球化浪潮冲击世界的今天,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及其历史发展,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使命。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恢复建立,就是要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中国学术的卓越发展,为重振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的雄风而尽其努力。

在清华的历史上,1925年曾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当时亦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因各种原因,在1929年停办。在短短的四年当中,毕业学生近七十名,其中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的近五十人。清华国学研究院指导学生的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先生,后被称为四大导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在当时代表了我国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教育人才的成就也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的一段佳话。

关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宗旨和精神,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宗旨及经过》中明确地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并取材于欧

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近代以来,“国学”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吴宓的提法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用法。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实践也显示出,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的理解,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教育的概念,明确国学研究的对象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则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这表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色,但从一开始就不是守旧的,而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学术发展。

所以,这种求新的世界眼光,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得以取得如此成就和如此影响的根本原因之一。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在大学里成立国学研究的院所,清华并不是第一家,前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2)、东南大学国学院(1924),后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6)、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尤其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早,人员多,在当时影响广泛,但最终还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来居上,声望和成就超出其他国学院所,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的标志。究其原因,除了王国维等人本身是当时我国国学研究冠绝一世的大师外,主要有二:一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以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观作为基础,在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沉潜坚定,不受激进主义的文化观念所影响;二是把国人的国学研究和世界汉学、东方学的研究连成一体,以追求创新和卓越的精神,置身在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前沿,具有世界的学术眼光。

老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不可复制的,但它的精神和宗旨在今天仍

然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今天的清华大学国学院,依然承续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我们也将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为宗旨传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精神。“国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必须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但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挺立,不是闭关自守、自说自话,而是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力图秉承老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精神,接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人文研究的传统,参与新时期以来清华文科的恢复振兴,力求把“清华国学研究院”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为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一个一流的国际化的平台。研究院将依托清华大学现有人文学的多学科条件,关注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的进展,内外沟通、交叉并进,既关注传统学术的总体与特色,又着重围绕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美学与文学、世界汉学进行多维度的深入研究,以高端成果、高端讲座、高端刊物、高端丛书为特色,为发展国际化的中国文化研究做出贡献。

《清华国学丛书》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几种高端丛书之一,丛书主要收入本院教授、访问学人的研究成果,及本院策划立项的研究项目成果。这些成果在完成之后,经过遴选而收入本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2011年1月

目录

海路编

“东洋”与“西洋”的由来 1

一、海外地名的外国坐标系统 2

二、中国土生海外地名 9

从《不阿里神道碑铭》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 20

宋元时代的马八儿、西洋、南毗与印度 32

一、西 洋 34

二、西洋布和西洋丝布 42

三、南毗国 46

四、波斯文中史籍中的马八儿及有关

马八儿国的考古发现 52

五、海上丝路的要冲 55

汪大渊两次出洋初考 57

一、《大德南海志》中的“东洋” 60

二、汪大渊的“东洋”之行 65

海图、针路与回回地理学 70

一、中国海图和针路簿的海外地理观 70

二、回回地圆说及其入华 75

楞严寺本《大唐西域记》有关锡兰山之战记载的史源研究 83

一、值得注意的楞严寺刻本 84

二、楞严寺刊本有关锡兰山之战的记载 87

三、明成祖致哈立麻喇嘛敕书及与楞严寺刻本

《大唐西域记》相应内容之比较 88

四、锡兰山布施碑 93

五、锡兰山布施与锡兰山之战的关系 99

明清吕宋赴婆罗洲针路研究

——前近代我国东洋地理交通的传统知识体系 102

一、问题的提出 102

二、记载明清吕宋—婆罗洲之间航路的史料 109

三、四则史料对照及结论 116

乾隆年间清政府处理朝鲜海难事件案例研究

——看待宗藩关系的另一种视角 126

一、问题的提起 126

二、宗藩框架之下清政府对外国海难人员的政策 131

三、个案研究一——一位朝鲜漂海妇女的在华经历 133

四、个案研究二——照管朝鲜物主不明漂海财物 136

五、看待历史上宗藩关系的另一种视角 138

乾隆年间的澳门的亚美尼亚商人 143

一、汉籍中的亚美尼亚 144

二、亚美尼亚商人在澳门 146

谢清高与居澳葡人

——有关《海录》口述者谢清高几则档案资料研究 151

一、谢清高开始租居澳葡人房屋的时间 159

二、谢清高向葡商贷款纠纷的由来 161

三、谢清高欠租始末 163

四、谢清高与葡人的关系 165

五、清地方官府与澳葡当局对此案的态度 165

六、鸦片战争前澳门的司法管辖问题 167

从太平洋到印度洋

——郑和时代以前中国航海家的足迹与

亚洲的海洋活动传统 176

一、从远东到红海 176

二、法显与南海佛教之路 181

三、艰险的旅途 186

四、航海科技的进步 187

五、贾耽《皇华四达记》所记《广州通海夷道》 202

六、蒙元水师的海外征服 208

- 七、舟师导航法的进步 211
- 八、地理新知 215
- 九、汪大渊与其他往来东西的海内外旅行家 220

陆路编

蒙古征服前操蒙古语部落的西迁运动 227

- 一、回鹘汗国时代漠北的蒙古部落
 - 札剌亦儿前史 227
- 二、西迁的达旦人 232
- 三、蒙古伯岳吾氏 234
- 四、Yemek、玉理伯里部和康里部中的伯岳吾氏 239
- 五、契丹势力的西伸 245
- 六、西辽时代的其他蒙古部落的西迁运动 248

至元初年以前的垂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 255

- 一、蒙古西征之前的忽阑河以东草原 256
- 二、蒙古国时代的垂河流域 263
- 三、动荡的年月 276
- 四、宋元时代垂河流域及周围地区的社会状况 289

白阿儿忻台及其出使

- 陈诚初使西域背景研究 309
 - 一、从邵循正先生的研究谈起 312
 - 二、白阿儿忻台出使西域背景 315
 - 三、白阿儿忻台二使西域 320

四、有关明成祖与沙哈鲁国书的几个问题	325
五、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译本的来历	329
永乐初明与帖木儿帝国的使节往来	334
一、虎歹达报丧与白阿儿忻台出使	338
二、再使哈烈	343
开展内陆欧亚学的研究	
——《欧亚研究》发刊词	347
《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序	354
《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序	361
《唐元四客卿史实考论》序	
——札马刺丁与《大一统志》	370

“东洋”与“西洋”的由来

“东洋”与“西洋”是两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近代以来,在汉语中“东洋”基本指日本,而在日本则多指亚洲。而“西洋”,清末以后多指泰西,即欧美。在当代随着郑和下西洋历史的普及,“西洋”在汉语中几乎成为明代北印度洋海域的代称。人们不禁会问,在历史上“东洋”与“西洋”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要回答这个提问,就不能不涉及古代中国对海域的命名。

中国人虽然很早就熟悉了西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海区,但史籍文献中有关这片地区内海洋的名称却很不一致,有时同一海区在不同的文献中以不同的名称出现,例如今阿拉伯海,在不同的文献中分别被称为“西海”或“东大食海”;有时同一名称指不同的海洋,例如“南海”,时而指中国以南诸海,时而指印度以南今斯里兰卡周围的海区,名称使用相当混乱。直至唐末以后,才产生了“东洋”与“西洋”这两个大概念,文献中对东南亚—印度洋海区的命名渐渐统一,并在民间一直沿用到清代。当然,在不同的时代,“东洋”和“西洋”的含义也不一样。后来在“东洋”、“西洋”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南洋”的名称。明末以后,随着西方近代地理知识的传入,中国人渐知世界是球形的,也慢慢了解了西方人对世界大洲大洋的划分和命名,并用以取代了中国的传统名称。

一、海外地名的外国坐标系统

古代中国虽未像希腊人一样产生大地球形说与统一的世界地理理论,但描述海外地理的图籍却并不回避异域的地理方位问题。同样,中国古籍中所提及遥远海域的名称,往往包含其方位的概念。而言及地理方位则必然涉及地理坐标中心,即观察原点,因此中国古籍中的异域海区名称中潜含着坐标的概念,是值得分析的。

笔者以为,前述中国古代历史上对西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海区命名的混乱,其原因在于地理坐标系的不一致,换言之,古代汉籍中的域外海区名称中内含的地理方位的坐标原点,即中心很可能不一致。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坐标原点不一致的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与古代中国海外地理知识的来源有关。

俗话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人们许多知识并非来自亲历亲见,而是通过某种中介了解。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以此观之,我们不能以为,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域外海区的一切知识,都来自中国舟师,即航海家的独立观察与调研。其实古代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来源不一。有的来自中国旅行家、航海家的独立观察,其地理坐标中心,即观察视角在中国本土,在这种坐标系下产生的海区名称,我们可称为中国土生海域名称;而有的则受之于外人,其内含地理坐标中心点原本在异域。

从史料上看,在秦汉时代,中国土生的海域名称一般指中国周边近海,这与当时中国舟师驾船航行的范围大致在中国近海有关。中国人的东南亚—印度洋—西亚地区的地理知识中有许多源于外国。受之于外人的,并非单源,也是多源的。笔者大致将其分为受之于印

度人和受之于西亚人两大类。

因此,古代中国对东南亚—印度洋—地中海地区地理名称,也明显地可以区分为中国土生的名称和外国坐标系统两大类,而外国坐标系又可大致地分为南亚系统和西亚—东地中海系统两大类。

(一) 南亚坐标系统

先说汉文史籍中以南亚为地理观察中心点而产生的海名。南亚次大陆如一个巨大的半岛伸入印度洋中,地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之间。以印度为中心,孟加拉湾在东边,故称为东海或东南海;阿拉伯海在西面,故称为西海或西南海。这种以印度为观察原点命名海区的坐标系,笔者称为南亚坐标系。印度的佛经中经常提到,恒河注入东海(或东南海),印度河流入西海(或西南海)。^① 而印度以南的印度洋海域则为南海。古代南亚人的这种地理观念也随着佛教输入东亚。《敦煌石室遗书》所收之高丽僧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提到大实(按即大食)“常于西海泛舶入南海,向师子国取诸宝物”。慧超所言为印度事,“西海”即指今之阿拉伯海,而“南海”乃指今斯里兰卡周围海域。这种以印度为中心的地理坐标可以在许多汉文史籍中找到,例如:

“东海”:北魏时酈道元的地理名著提到“恒水东流入东海”。^②

“西海”:《后汉书·西域传》中有关印度的文字称:“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于西海……皆身毒(按即今之印度)之地。”《佛祖统

① 参见拙文《徙多河考》,载《禅学研究》第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6—189页。

② 酈道元著、王先谦校:《水经注》卷1(水一),巴蜀出版社,1985年,第55页(叶十六)。

纪》卷32《世界名体志》15之2所刊“西土五印之图”中印度以西海域注明“西海”。

“南海”：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序中提到的“北天南海之郡，纯是小乘”。“北天”指北天竺，“南海”指今之斯里兰卡。《佛祖统纪》卷44《法运通塞志》第17和卷45第17之12所提到的“南海注犍国遣使来贡”等。“注犍国”即明代之“西洋锁里”，今印度东南海岸。“南海”指印度南部周围海域。

不过古代中国人并不滥用印度系统的海名。一般只是中国人在叙述印度地理时，才常常套用印度人的地理观念。

（二）西亚—东地中海坐标系统

早期汉文史籍中以西亚为观察中心而命名的海名，集中在记述西亚、大秦国（佛林）等地的文字之中，其中主要是“西海”。以西亚为观察中心点的“西海”的名称产生得很早，在西汉时代已经见于史乘，司马迁在记载大宛时，提到在“安息西数千里”的条支国“临西海”。^①后来“西海”这个地理名称在汉文史籍中固定下来，为历代史家所沿用。班固也说条支国“临西海”，由此“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②

至于西亚的“西海”的地望，班固在记载大秦国时说：“大秦国一名犁靬，在西海之西。”^③“犁靬”即今埃及亚历山大城。单从字面上看，这里的“西海”似指地中海。地中海位于西亚之西，可称西海；而亚历山大城因与西亚隔地中海相望，称为“海西国”顺理成章。但仔

① 《史记》卷123《大宛传》。

② 《汉书》卷96《西域传》。

③ 《后汉书》卷88《西域传》。

细查检《后汉书·西域传》发现，班固在叙述公元97年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时提到，“从斯宾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矣。由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这里的“斯宾”即波斯故都泰西封(Ktesiphon)，于罗即希罗(Hira)古城，位于今伊拉克底格里斯河畔。而通往大秦国的海，即“西海”，应当就是波斯湾。“海西珍奇异物”乃指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以西地区的物产。《魏略·西戎传》在介绍大秦时说：“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这里的“河”指今尼罗河，大秦以西的海，才是地中海。

由此可知，以西亚为地理坐标中心的“西海”，最初是指波斯湾、阿拉伯海北部和红海这一片海域，不同于以印度为坐标中心的“西海”。换句话说，在古代汉籍中，两个“西海”同名而不同地。它们同名，即均称为“西海”的原因，不过是直接将域外文化体系借入的缘故。

“海西”的名称在东汉时作为大秦的代名已经广为人知。《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在描述永宁元年(120)大秦幻人自掸国来朝时提到，这些大秦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除了“海西”之外，《魏略》还提到了“海北”和“海东”的概念。所有这些“西海”、“海西”、“海东”和“海北”，都是以西亚为观察中心而产生的地名。

当然，后来“西海”的概念渐渐发生一些变化，不再限于北印度洋水域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有时也指地中海。例如《隋书·裴矩传》中描述敦煌通西域的三条道路中的后两条道时说，从敦煌经葱岭、苏对沙那、波斯达于“西海”；又说，从敦煌经葱岭、吐火罗、北婆罗门亦达于“西海”。这两个“西海”分别是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同于东汉时代的“西海”。而裴矩所述的第一条道却说，从伊吾

(今哈密)经南西伯利亚、欧亚草原至拂林国,达于西海。这里的“拂林”乃指拜占廷帝国,而“西海”显然是黑海或地中海。公元751年唐军在怛罗斯为大食战败,大批唐军被俘后被押往大食,《通典》的作者之侄杜环在行。他在大食留居达12年之久,返回中国后著《经行记》,提到弗林“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这里的“西海”也是指今地中海,而“南海”则显然是指今“红海”。

大食帝国兴起以后,汉文史籍中的外来的西印度洋—地中海海区名称也随之变化,但以西亚—东地中海地区为地理坐标中心来命名的原则仍然存在。

最明显不过的例子便是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所提到的“东大食海”和“西大食海”。关于所谓“东大食海”,周去非说,天竺以西有海“曰东大食海,渡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唐代航海家们就已经知道,阿拉伯海之西岸皆属大食。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提到“自婆罗门南境”,至波斯湾的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以贾耽之语与周去非所记相较,可见两者甚为接近。稍知现代地理的人一望可知,周去非所谓“东大食海”,与贾耽所称之位于婆罗门南境与大食之间的海为同一海域。此海乃指今之阿拉伯海、波斯湾与红海。就是说,唐代舟师已知从印度南部向波斯湾航行,须循阿拉伯海东岸行,而此海以西则属大食。

至于所谓“西大食海”,周去非说:“大食之地甚广,其国甚多,不可悉载。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凡千余。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很显然,这里的“西大食海”就是地中海及与之毗连的北大西洋。“木兰皮”即阿拉伯语 maghrib 的音译,意为“西方”。“木兰皮诸国”即今北非阿拉伯马革里布诸国。地中海是当时中国人地理知识的极限,“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